



東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昔仲尼稱述古之賢人如伯夷叔齊比干之倫竝以仁許之於是徇國之士始重於後世作史者咸表見其事以勸世之爲人臣者夫撓節事讎委城降敵者逆行也臨難銷縮觸事緘默者懦夫也士大夫居常論議孰不切齒於若人及身履其地往往不能自決何者愛生之念勝也惟夫懷忠者不爲禍怵抱義者不爲利疚隨其所遇以身徇焉是故捍國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全

使節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忤姦邪犯忌諱焉而死
匪直死也雖剖心鬻支體荼毒妻孥百口弗顧焉茲非
烈丈夫能之哉抑食人之祿分宜爾也乃若謝仕閒居
慷慨赴義常布方外之士亦敢於嬰驪項啗虎口斯竝
明哲所戒要亦忠義激發非苟而已也易曰過涉滅頂
凶無咎是之謂乎宋承五季綱常頽壞之後而忠義相
踵獨盛於前代論者謂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
介諸賢實為之倡嗚呼骨鯁之臣有裨風俗如此哉

蘇緘

宋旅等附

傅察

張克戩

楊震張確孫益劉士英王稟附

李邈

霍安國附

朱昭

史抗郭許王士言劉北源附

李若水

劉韜

林冲之

滕茂實

陳溝

吳革

阮駿附

徐揆

李長辰閻進真公贊附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再調陽武尉捕劇盜李囊
橐馳馬逐斬其首遂以勇聞累遷祕書丞知英州以禦
儂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緘
亦坐貶十餘年始遷職知廉州又知鼎州熙寧中文陞
謀入寇緘自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緘以書抵知桂州
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蠻遂大入緘設
方略拒守發神脅弓射賊殪甚眾蠻知外援不至或教
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緘猶領傷

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
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不得屠郡民
五萬餘隕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
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緘憤起與彝
致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
嗟悼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
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
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不能過
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彝皆坐謫後交人謀寇桂
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旅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知剡縣方臘之亂
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俄盜衆
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力不敵死之贈朝散郎錄其四
子時鞠嗣復知休寧縣臘破縣脅使降罵之臘忿有善
政委之而去加直祕閣知睦州嘗傷於賊未幾卒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宰相蔡京
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遷
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遣接伴金使是時金將渝
盟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母遽行察

曰若君命何遂抵韓城鎮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
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譯道使拜察曰當以
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恚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
梓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竟殺之時
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孝宗賜諡忠肅察幼嗜學不
與同輩娛嬉又恬於勢利故人鼎貴罕至其門云

張克戩字德祥者曾孫也第進士歷衛尉丞初克戩從
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
黜克戩踰年起歷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數月
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來攻縱兵

四掠克戩畢力扞禦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金兵復
至以城守有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不守
通判韓琬等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
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
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
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
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
言之朝不報金益萬騎來攻愈急度不得免手草遺表
及與妻子遺書緹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
入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優恤其家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同時有楊震者字子發代州人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鞞西奔招合雜羌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震父宗閔率兵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震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將

年四十四高宗詔贈武經郎後與宗閔並賜謚立廟事在存中傳又有張確者字子固宜祿人第進士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勢必南下若得秦兵十萬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金兵至確拒守戰死欽宗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又有孫益者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冒圍至城下死之益初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

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當太原之陷也劉士英爲通判王稟爲副都總管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守禦凡九月稟力爲多金曾得稟屍戮而暴之高宗賜稟家田十頃

李邈字彥思臨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見事風生以父任累擢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貫將連金人夾攻遼邈有異議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歷知嚴州代還密教貫陰佐遼以

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欽宗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

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後歷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

宋史新編卷之三
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
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
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
府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
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金人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
毀甚力金人搯其口猶吮血嚙之翌日自去髮爲浮屠
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燕人爲之流涕高宗
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邈之被執也本路都鈐轄劉
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
可受賊戮乎乃之孫氏山亭解條自縊死同時有霍安

國者知懷州金兵圍城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
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安國
等俱被執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
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
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訢張謀于潛鼎澧將
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
皆不肯降會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
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贈延康
殿學士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七
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拒敵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豕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

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媪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并媪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賊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中矢而死同時有史抗者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當令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屯崞縣金人旣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率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

宋史新編卷之三
都監張忠輔擲首陣外以示金人金兵夜入城翼搏戰
達旦力不敵被執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
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又有郭滸者德
順軍安堡人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之犯陝西也渭帥
以下皆叛降獨滸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
下之獄脅使俱降滸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
不能受汗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
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滸死者涇原第一副將朱友恭西安人贈敦武郎又
有王士言者爲河東防秋將金人陷澤州士言巷戰死

贈忠州團練使又有劉化源者耀州人紹聖進士歷官
知隴州金兵至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
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歷太學博
士靖康初欽宗選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預焉
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
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解以往至懷州遇館伴蕭慶
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解入旣所議
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桌行
桌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

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
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
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
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
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
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
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
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
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

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
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
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
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卽位贈觀文殿學士謚忠愍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
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知越州拜述古殿直
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歷知真定建州福州
加延康殿學士因事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

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弩射之金人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爲也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窻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忠顯韜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翬孫珙自有傳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元符末第進士靖康初爲主客郎中副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旣而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
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
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
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第進士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
勤王卒為亂殺漕使毛奎等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震
字時專崇寧元年第進士歷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
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第進士為敕令所
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
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為忠義
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後又給祀田百畝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初以工部員外郎
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使金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
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
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
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為哀詞且篆宋
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
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
金人諭之曰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
之茂實請從舊主北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
拔歸言於張浚上其事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金人拘留使者率散處之有進武校尉朱勣分在粘罕所勸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明年有魏行可者以太學生應募奉使假禮部侍郎以行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金人知其布衣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數年卒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優錄其後其副乃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和州團練使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爲縣令有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倣其式者號總制錢於是天下有經總制錢實自茲始語在食貨志又進學士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邁冒圍入城堅辟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爲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
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之曰主辱臣
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乎適
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
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
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裹刃入府害遘於堂及
其子錫弁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
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
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見遘屍嘆其忠
斂而葬之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

鄆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
吏中山之難適亦被執以歸後死於雲中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
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
利敗約粘罕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
人有吞噬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
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聞金人犯
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妃后
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

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問至者萬計陰以軍
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河驍悍士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
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
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
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
罵之極口引頸受刃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
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
害特贈朝議大夫駿興化軍人紹聖進士
徐揆衢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舉首末

及大比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
以書抵二酋其略曰昔楚莊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
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
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昔盟致討元帥
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
刃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
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
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願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
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
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

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贈宣教郎官其後

李震者汴人爲小校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出戰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虜怒絳諸庭柱鬻割之膚肉垂盡罵不絕口

閻進者原隸宣武靖康從通問使至雲中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真寶者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繹真

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僧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僧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咸嘆異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嫡子舍其... 晉冀山益... 趙立... 朱躡... 郭永... 等附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唐重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劉汲

郭永

李彥仙

趙立

朱躡

胡斌唐琦易青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倂儻負氣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

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荆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
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
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
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斯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
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
動任事之臣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

閩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衛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
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莫肯去
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纒而磔之
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
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
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
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
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府尹孟庾召
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
其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
高宗感悟竝追贈優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
墓紹興四年竝加朝奉郎祕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
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
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

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
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迂天聽者有之或結怨
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
以身而安天下也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
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
聞之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
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
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宰相
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

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二帝既北行重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

太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事宜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乃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
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
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
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時同死者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點刑獄郭忠孝武功大夫程迪贈恤
有差宗閔震之父忠孝雍之父迪開封人亦諡恭愍父
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云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
喜談功名大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第以功累遷武經

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忌徽言欲逐
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
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
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譙
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
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董之子
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
相百不抗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哀折槩斷
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

宋史新編卷之三
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
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
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
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劔坐
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敵手因拔
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婁
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
徽言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
耶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遂
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麤狼何專殺義人以

逞爾私治其罪甚慘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
徐徽言報國死封疆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謚忠壯
再贈彰化軍節度昂亦被執不屈死贈成忠郎團練使
徽言子岡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
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也強學自奮
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欽聖錫賚甚渥銓注保州司法參
軍有旨改承事郎蓋特恩也差監京炭場秩滿知吳江
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守亦以爲
然子韶爲書極言其害禁之事聞置獄諸邑皆曰太守

之命守意子韶必以抗論不從爲功比子韶至無一語及守守德之以爲仁人君子也獄成守以下皆貶秩子韶獨賞一官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有告李彪草疏欲論蔡京擅權誤國者下彪詔獄有司欲當謗訕重典子韶以未上爭之張商英爲相卒用子韶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流彪海島子韶追三官停任後敘復歷官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

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閹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初工部侍郎楊時聞金兵襲淮寧謂同列曰子韶其死矣蓋知其素行云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謚忠毅

楊邦乂字晦復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婺源尉蘆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日討平之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

江逼建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稅具降狀逆
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
惟邦又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
臣宗弼遣人說以舊官邦又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
立邦又于庭邦又此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其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
又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
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取

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卽其地賜廟褒忠諡忠
襄官其四子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焉邦
又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
故舊家邦又不疑爲娼館也酒數行娼女出邦又愕然
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

劉汲字直夫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班白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對汲奏願驅馳外服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范致虛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積聚一軍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此金人脅朝廷以款勤主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高宗立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金人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敵大至汲死之贈太中大夫諡忠介時有鄭驤者字潛翁玉山人登進士第歷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郝仲連者節制河東軍

馬屯河中權知府事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及其子皆死之後贈明
州觀察使

郭永大名人以祖任歷知大谷縣部使者及郡文移有
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客謂世方雷
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耳皇恤其它大谷人
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此者旣去久復過之老稚遮
留如永始去累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犄角永朝夕謀戰守具因

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
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
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
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城孤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會大霧四塞豫以車
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以
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
破始降何也衆以咎永金人召之永正衣冠南向再拜
易幅巾入辭氣不屈金人奇其貌屢啗以富貴永瞋目

戟手罵不絕金人麾使去未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執者咸以手加額爲出涕虜斷未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二月也未好學見古人立名節者則慨然慕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未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未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未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強一餐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

數人同未時金兵陷維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皆戰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贈錄有差浩琦之孫也州人朝議大夫周中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家財享士城陷闔門皆死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彭原人徙鞏州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累功得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

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後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疆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春斲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刃不斷戰愈

力金人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舉家被害惟弟夔子毅得免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曰忠烈官其子給田宅孝宗易謚忠威彥仙頥而長嚴厲不可犯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時裨將呂圓登
宋炎賈何閻平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
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
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竝贈官錄其家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數有戰功
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知州王復拒守命
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
瘞之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復徐州詔授忠翊郎

權知州事累遷忠州刺史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
命將所部兵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始達楚兩頰中
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
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
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
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
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
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
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樞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高宗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率以虛聲脅降惟太

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王復者歷官龍圖閣待制其知徐州也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城陷被執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獨子侁先去州教授鄭褒罵敵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焉復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有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

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廟號閔忠
 朱蹕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
 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前路拒敵使抗民
 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
 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
 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
 哉蹕事與胡斌相類斌潮州人殿前司將也提兵戍邵
 武紹定三年盜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眾賊益生兵官
 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眾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
 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誦其

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
 遇害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土人為立廟祀焉

唐琦者開封人行在衛士也高宗航海避金兵琦以病
 留越州守李鄴以州城降金琦不勝憤袖石伏道旁伺
 守者彗八出擊之不中被執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甘心降虜豈復齒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彗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論者謂自金
 人內侵凡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視琦有
 媿焉會稽帥傅崧卿請於朝為立廟賜名旌忠
 易青者歸善人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紹興六年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月經略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以討
廣賊曾哀京募敢死士夜劫哀營青在行中爲賊所執
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擒甚衆青大
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第令經略來招安吾不
殺青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
焚之青罵不絕口死贈保義郎閣門祗候

范旺者順昌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
吏皆散土軍陳望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
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
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

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
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紹興
六年贈承信郎賜廟曰忠節後又曰愍節

馬俊者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
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屠老弱擁衆
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
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
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
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贈俊修武郎
爲立祠號登勇

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佞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傑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佞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

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誼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且以穢吏冒節鉞牙儉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且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佞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佞胄而出於蘇師且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

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倍克而士卒
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此又啓吾
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
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
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欺書奏侂
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
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
臨安獄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
死東市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

二年進士第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
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
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
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
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
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
然燭獨坐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
之流涕震仲之未死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
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
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卽不死自震仲死蜀

身親統卷三十四
三
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贈震
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錄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
賜廟曰旌忠謚曰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及進士第曦
招次秦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目益腫母年高而
賢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
也曦乃聽還曦誅改秩至合州太守方曦之叛也四州
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
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
還皆不肯行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時亦在遣中
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太學
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
終喪歷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
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教閱
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酒庫月解錢一無所受
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誠
之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
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拒戰累日累敗之金人謀益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又連敗之誠之料敵
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
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
殺傷相當子士允戰死誠之引劔將自剄呼其孥曰城
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
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賜廟曰褒忠厚賻之
仍賜爵三人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並贈有差從誠之
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檜曾孫通判蘄州與守李誠之協力禦金
兵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

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
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
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
四祖山兵至亟進與弟灑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祕閣
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于蘄贈浚灑通直郎各
厚賻焉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
甯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監蘄州都太監轄蘄口
鎮倉庫嚴剛中答贈官有差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
旺陳與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淳祐十二年加
封鉅義烈顯節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劔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元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制置使趙彥呐登原督戰進稼三官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元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禱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元兵大至下沔州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

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城旣陷遂死焉詔進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縣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

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總管忠義軍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真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官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

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為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

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
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
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
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諡曰節萬特贈武翼
大夫竝錄其二子時端平三年也先是紹定中有陳寅
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寅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
計元兵屢攻屢却之元兵增至數十萬圍州城援不至
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
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

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
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
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
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
俱縋城亦折足死詔所居鄉所守州立廟贈朝議大夫
華文閣待制諡襄節時惟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
力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
郎封其父崧官其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
純孝至朝散郎厓山師敗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鼎相

誓死守被圍又汲道絕兵民吮妻子之血無叛志時援師不至銳度不免先飲家人藥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下拜受藥俱死焉城垂陷汝鄉猶提雙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斷兩臂而後鬻之銳與二子登文王臺自刎死汝鄉宣城人詔立廟賜諡是年元兵犯金州通判蹇彝拒戰兵敗被擒不屈而死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參軍蹇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彝潼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州人何充通判黎州攝州事元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特贈徽猷閣待制錄其二子賜諡立廟初紹興中有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金人圍慶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

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殺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義節官其家十人後德祐中有趙淮者爲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妾俱被執元將阿木使淮招降楊帥李庭芝許以大官淮至揚城下呼庭芝如隆之言亦被殺

王翊字公輔郟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輔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輔敗死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

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轉運副使蒲東卯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

將南末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求
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事聞達炳孫贈官錄其
子翊立廟贈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元兵拔吉平隘
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
閩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
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
備禦以焦勞致疾開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
力不能支左右屢勸之避去不從城陷罵敵以死初有
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
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
贈寶章閣待制爲立廟錄其子諡曰正節繼後江西諸
郡皆降于元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登第歷浙西提
刑嘗忤賈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
州民城守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
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
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
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
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

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父受圍生兵日增援兵扼關隘不克進乃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爲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皆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

布滿江面無罅可入乘銳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中聞救至人人踊躍及收軍失張順爲之短氣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爲神帥呂文煥力留張貴共守襄貴恃其驍勇欲還郢是歲九月貴募二士持蠟書伏水中數日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刻日既定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意未知耳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及勢

近欲合皆敵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而敵得逃卒之報先據洲以待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皆敵謀也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見執竟不屈死之敵命四降卒昇貴尸至襄城呼曰此矮張也守陴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明年文煥降元荆湖都統范天順同貴入城者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封其妻官其二子同時有牛富者霍丘人爲侍衛馬軍司統制守樊城數射嘗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

不拔富力居多樊城破富率死士巷戰力不支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諡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謂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邊居誼者隨人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元兵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呂文煥旣降元列沙洋所斬首招居誼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呼急降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給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奔中其馬仆幾鈎得之越二日總制黃順開東門出降遂使順招居誼又不從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取金散將士往來督戰城將陷走還第伏劔不殊赴火死贈

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又有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登第歷知胸山縣兼主管機宜文字丁母憂歸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以王安節張詹守之既而朝議以姚訔知常州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辟難有辭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遂墨衰而出嘗入常甫十餘日元伯顏會兵圍常時呂城再陷張彥被執常州勢益孤訔與炤及安節師勇率義兵戰禦伯顏射書城中招降至再三不從詔加訔

等官城被圍已數月伯顏麾兵破城南門訔死之炤斂兵巷戰家人請出東北門走臨安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之攻城也日殺人熬膏作火炮城陷悉屠其民民皆甘心就戮無降者贈訔龍圖閣待制炤直寶章閣竝官其子訔參知政事希得子也

王安節者節度使堅之子累功爲閣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以功轉三官同姚訔守常城陷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劉師勇者廬州人常州被圍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以

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責以大義繼遣范文虎來射走之遂潛師復取呂城又加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胡應炎者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縣尉未赴守姚訔署爲節度判官同禦元兵應炎歸謀父兄皆曰願同死國乃命其弟應登侍母護妻子出城以存宗祀應炎乃應書命屢出戰殺敵城陷猶巷戰手刃數人旣被擒慢罵不屈腰斬之城屠父聰兄應發俱遇害徐道明者亦州人乃天慶觀道士爲管轄賜紫取觀之文籍爲石函藏坎中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

顧誦聲琅然以刀脇之不爲動遂死焉時有莫謙之者宜興僧也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戰死贈武功大夫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爲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

雙刀斫圍南走橋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
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
都解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有米立者淮人三世爲
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
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
執時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立曰三世食趙氏祿趙
亡何以生爲竟死之

馬堅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堅與
其兄莖特顯咸淳中堅知欽州徙知邕至閣門宣贊舍
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會恭帝入燕堅因留靜
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
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堅與
叅議官劉子薦及蜀戍將黃文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堅
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劓削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之文政舍胡叱咄比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鄧
得遇亦投江死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
優哉游哉吾得其所時營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
以城降元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
立盡鳴角伐鼓元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
部人各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

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亦燼無遺矣

張珏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又以功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
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不得達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降
元元合兵圍重慶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
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
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五山攻鳳頂諸砦珏結
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

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
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瀘州圍經年食盡安撫王世昌
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關招降珏不從元兵破咸
淳皇華城軍使包申巷戰死旣而元兵破紹慶府珏率
兵出薰風門與元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垣珏兵大潰城
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
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左右匿鵠乃
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太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
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
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珏

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諭以盡節亦自經死琦蜀進士也
有趙立者字德脩亦蜀人第進士以上書迂賈似道被
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
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
至涪沉水死時制幕趙西泰亦自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附姜才洪福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姪續

徐宗仁

高桂

附謝枋得

高應松

附徐應鑣林逢龍

李成大

附吳楚箕等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
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竝遇害曾祖椿徙衡州遂為
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
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
陰興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督之城中午盡有故矢
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
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霆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閩官之芾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李年惟閩浙賦擅
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
裁務爲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居家教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
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
冠而後出惟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高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抹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醑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昂以上舍登第咸淳十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裨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裨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爲具棺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縣又徙隨王旻爲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于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卽以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棄官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

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楊民德之如父母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爲平章文虎貽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闈似道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攜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道芘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勤王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卽遁獨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迫臨安宋奉表降謝太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揚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至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守孫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爲通州副都統號驍將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諸軍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乃盡散金帛犒賚以四萬人夜擣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才期與俱死七月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圍之

使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木怒高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貴爲淮西制置使送款于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貴涖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
此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熹史氏且不昌
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
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
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
舍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高之罷相連遷右正

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
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
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
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
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爲
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人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卽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
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息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性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凶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凶祠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

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構子爲後者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棟寓城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皙如玉顧盼燁然

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具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

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子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罄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五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是月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召天祥棄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許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一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二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
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
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糗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
濬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
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
高郵應以憂憤死許與天祥汎海至温州端宗未立天
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
兵入汀州十月遣叅謀趙時賞諮議趙孟傑將一軍取

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何時陳子
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
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
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
天祥天祥縛縊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
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
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梟
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頗自辨時嘗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頤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深何

時陳子敬遁唐棧之後稟朴之後濬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祿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爲天祥罪天祥辨

宋史新編卷之三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
方急遣南官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
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
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
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
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
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

力贊從其請乃卽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
鄉拜而死我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定興豪俠張柔聚
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爲
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事日非
元益強成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爲
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鷄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爲一舫沉鐵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起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木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蓬檣皆灼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白寅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兵駐臯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衆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剌罕來攻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世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峻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碭洲帝崩奉弟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碭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盍先據之卽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茹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

傑率蘇劉義方興

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柔旣降元

元還其舊職得便守行事累封察國公恒媿世傑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
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爲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帝舟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訃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屬并澳風帝以驚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又相與立弟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厓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劔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卽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藁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畏請
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襄陽又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魯港潛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爲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旣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卽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爲閩廣宣撫使討之
文龍辟前守黃陰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卽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元兵旣歸文龍

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徐宗仁字求心求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
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
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
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
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閣至有欲借
尚方劔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
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
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請言責者皆得以盡其
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累遷

大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
郭闡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
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
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
孫沉海不死被執擄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
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爲阿里
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襲
之俱戰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
仕厓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聽結
義兵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趙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二人竝食元祿獨天與踐其言
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
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
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
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
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
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
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彗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似
道政事爲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與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
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故寓逆旅中日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
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爲子弟論學遂居閩
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
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
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
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竝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
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
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身身系終卷三十三
哉終不行郭少師從恭帝北遷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
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
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
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材欲
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
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既至夢炎使醫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
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與元兵戰死之二子抱父
屍亦死枋得妻亦死節在列女傳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歷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
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
累遷簽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時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大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屍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同舍
生私謚曰正節先生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為太學生當
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
廷龍叩閤言事忤賈似道意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
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削
其士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山中德祐丙子元兵
至溫州素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驅
迫登舟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

也豈為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力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同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
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謚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人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永福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元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俄見執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鍼工太和陷士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吉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裾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汗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討元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孝義

俗之敝也人各私其妻子由是父母昆弟之間多慙德焉乃有終身而不輟慕與累世而不輟睦者有司必以聞天子皆從而褒獎之蓋樹之風聲于以勵世而敦俗也宋治先教化鼓舞漸摩雖閭巷細民率以孝義顯其間割股療疾卽非庸行均之至性所發非可強而能者旌典或漏在史氏宜得書爰從舊述皆附之列傳云

李璘 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黃德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澄

許祚李琳等胡仲堯德陳兢從弟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異贊 顧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懿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李燁

江白 裘承詢孫浦 常真子真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申積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壽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李壽楊市 楊慶 陳宗 郭義重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楊文脩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鄂縣民甄婆兒母劉氏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年始十歲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謂其兄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婆兒具酒般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

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見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歷四十年所居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爲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

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太祖征太原召見慰諭之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竝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祥開寶四年以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諸城人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就肄業焉晉末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親屬死者十餘人

宋史新編卷之五十六
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上訴萬敢坐削官判官胡轍
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
廉退孝悌之士得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中詔改鄉里名及旌
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焉

邢神留深州人父超毆殺里胥神留年十六詣吏代父
死詔貸之端拱初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
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道其故正卽號呼褫
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

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
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
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
潭州瞿景鴻溫州陳侃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
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
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胡仲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
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
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門閭州境旱歉仲堯發
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

本州助教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初授試校書郎至光祿丞致仕卒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竝進士及弟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袞袞子試奉禮郎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

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平江南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初詔本州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全受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其乏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真宗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仁宗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竝第進士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司倉
參軍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
學者太宗遣內侍齎御書百軸賜其家又飛白一軸曰
義居人賜之文撫弟文舉以爲江州助教又詔表其門
閭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贊蔭
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延慶旦出守墓夕
歸侍母紫芝生於墓數年又生玉芝服闋以母老稱疾
不就官母卒藁殯後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私
歸營葬掩壙而返坐擅去職免官復廬墓側母平生嗜

粟延慶樹二粟於墓二樹連理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
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
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居
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
歲耳目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又有越州應
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
百五歲而終長沙人畢贊任郡爲引贊更性至孝父母
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
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
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又有杭州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
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一
日雞初鳴人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
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

歸母扶持以泣泰竟無恙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
股肉食之太宗詔賜束帛醪酒父母死廬墓側未嘗食
肉衣帛鷲百餘集廬中未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
家知禮者爲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以孝悌聞鬻醢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
酬價如所索與之母旣葬哀鬻醢之利得錢十萬奉其
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
而臥咸平元年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日
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筭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詔旌其
門天禧中蠲其戶雜科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以
食疾愈復病日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卒結廬墓
側晝夜號不絕聲詔旌表門閭天祐居委巷中知府陳
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
母改適人比長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
詣吏自陳真宗詔釋斌等罪志元黥面配隸汝州

樊景溫芮城人榮恕旻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
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
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人第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
出知維州母卒解官廬墳側號泣蔬食經六冬墮足二
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太宗詔賜粟帛令長吏存問

何保之梓州人母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日有羣鳥集墳
上哀鳴不去又有兔馴於坐隅真宗降詔旌恤

李毗大名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遂廬於葬所
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槨葬者盡禮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復留守墳三
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
詔賜粟帛里有母在析產者聞此被旌慚懼復同居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
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踰年墳
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鶴飛而
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咸平二
年詔旌之時又有徐州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
年益州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又割股肉啖母疾遂

愈大中祥符九年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
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詔賜粟帛遣
使存問其卒也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
羹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詔賜粟帛醪酒

裘承詢會稽人十九世無異爨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
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並
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
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
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
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
肅四世同居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
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旌
表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王欽若言曲阜
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陽馬
起言陝州張化基閭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
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
旌其明閭開寶七年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
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
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
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皆降詔旌門閭賜

粟帛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
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卜
葬徒跣負土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
雪未常少止手足皸裂流血旣葬遂芟舍墓旁日一飯
不葷事聞詔書嘉獎誼以祖垂象蔭入官至贊善大夫
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人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
栖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
方三歲其母改適人栖雲養於伯母伯母亡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於邊乃廬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轍為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
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
曰直十世曰宗明慶曆初以十世同居詔復其家十一
世孫用和十二世曰士明十三世曰德自慶曆以後又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有
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僅給衣食經唐末五
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
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人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
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側三年知
益州張方平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
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爲子及長知
非楊氏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盡孝終身畢弟妹
婚嫁始歸其宗政和中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
士許光凝以純孝薦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
卒光凝復與廷臣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同薦
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十四世同居一鄧州
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
子教誨後進調恤鄉里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旣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
首垢面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

壘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
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
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其
露降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人母亡旣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
夜拊棺而臥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
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繼母少寡
無子慶文戒其妻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

母得安其室終身享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大觀二年以行取上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偕宣和間爲棣州兵軍屬會兵動燕雲子偕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偕亦隔絕數年始得南歸子偕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徒

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彭瑜字君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秦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藥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母高繼卒持鍤荷土爲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載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郡以孝聞賜甘家粟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

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政和中改葬其母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盜義而釋之又有一鮑宗巖者字傅叔歛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掠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祀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楊慶勤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父之乳復生守仇念為之請高宗詔表其門復之念曰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單人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割股為餌病愈已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守陸德輿為合葬榜曰陳孝子墓郭義重字處仁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

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不受饋
遺聚土爲墳手蔣松竹而廬其旁甘露降烏鵲馴集高
宗旌表其閭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
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義重後以特科奏
名補官歷慶州錄事叅軍年六十始婚以高年終
申世寧鉛山人潘達兵襲縣父愈未及出戶遇賊賊欲
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
竭而禮盡廬母墓有芝十五莖生墓亭詔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

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杵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
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永新人詡少孤
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少長輯
睦匪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
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將家子也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
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疾瀕殆伯威剔左
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疾伯威復剔臂肉疾亦愈伯威
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以進達旦卽愈事

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獄吏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定數詣府號愬請代繫弗許請效命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預爲墓志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立命出革厚爲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楊文脩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爲飢飽母

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恙不忍棄舉子業讀岐黃氏書父譴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病革藥弗效卽剖股肉和餲啜粥以進病遂已文脩頰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值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從文脩求共雨蓋卽與共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指文脩瘤右手拊背曰瘤可醫汝何報我文脩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文脩大悔明日視頰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謂孝感所致母歿文脩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形成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入其鄉必過其廬朱熹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
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